



楼顶上的尽人事

李婆桥

★文十

点点/文

楼顶那十几株黄瓜秧，是初夏傍晚移栽下去的。说是种，其实更像安置——从花鸟市场拎回来，蹲在水泥地上刨坑、培土、浇透水，像给一群初来乍到的孩子安家。那时阳光还有余温，风里带凉，泥土松软，青秧立在楼顶一角，安安静静的，拘谨，却也在试着扎根。

日子就那样一天天过，早晨浇水，傍晚再看一眼，藤蔓已悄悄攀上竹竿，爬到半人高，嫩须细软，在空中轻轻晃，像在试探什么，又像在捕捉什么。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一场大风等着它们。

然后，台风预警就来了。午后，天闷得人喘不上气。我站在楼顶，看着那一架青青绿绿在微风里荡荡悠悠，心里忽然就慌了。想挪，挪不得，一动就伤根。不挪，楼顶四面无遮，更是狂风施暴之地，竹竿架子哪里扛得住。我踩着发烫的水泥地，绕着架子走过来，走过去。头顶的云走得很快，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那种风雨欲来的阵势，沉沉地压着胸口。

急得蹲下来的时候，手心出了汗，风已经变了方向，带着咸腥的海气，那是台风从海上捎来的口信——它真的要来了。我看着藤蔓紧紧缠着竹竿，忽然就想起外婆。也是这样的夏天，也是风雨要来，外婆从来不慌，翻出旧布条，一圈一圈缠院里的豆角藤架缠牢。不捆死，也不松垮，刚好够枝叶在风里晃一晃。她边绑边说：尽人事听天命。

想到这，我快速下楼翻出旧衣服，剪成各色布条，堆在边上备用。回到楼顶，一盆一盆地来——先把竹竿斜插进土里，四根撑成一个笼子，再把瓜藤顶端的嫩梢拢到一起，用布条在交叉处缠紧，然后顺着根茎，一圈一圈缠布条。风从指间过，带着青藤淡淡的湿气。绑完站起，膝盖酸疼，后背麻木，可心里轻松了许多。

夜里，台风就来了。霎时间，屋顶在颤抖，电线在嘶吼。我躺在床上，听风抱着海水，穿过城市，越过街道，直扑楼顶那几株纤弱的生命。半夜，我被一阵尖锐的摩擦声惊醒——是布条和竹竿在较劲，“吱嘎、吱嘎”，像两个不肯松手的老人。我闭眼，仿佛看见藤蔓在风雨中反复颠簸、摇晃、弯折。那些细细的旧布条，在风雨里绷紧，死死拽住飘摇的藤蔓，尽职尽责，拼尽全力。

天蒙蒙亮，推门出去，楼顶一片狼藉。叶子碎了

大半，皱巴巴的，像被揉过的纸团。所有茎叶都垂下来，手指碰上去，凉凉的，软绵绵的，仿佛累极了。

家里人上来看了一眼，说拔了吧。我没应，也没拔。残枝底下，根还稳稳地扎在泥土里。顶端的嫩芽挂着水珠，像受到惊吓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

我还是每天浇水，隔些天施一回薄肥。日子忽然变得很长，长到天光拖拖拉拉，风也懒得动。早晨去看，残叶还是垂着；傍晚再去看，也没什么变化。有时候站那儿，心里会冒出念头：这样奄奄一息的东西，真的还能活过来吗？

几次下狠心想拔，但想起外婆说的那些话，又舍不得了。就那样守着，不催，不等，不盼，只是守着。

有一日清晨，我照旧提着水壶上去浇水。蹲下来的时候，目光从残叶间扫过，总觉得哪里和往常不太一样，又说不上来。愣了愣，顺着那点异样的感觉抬头看去，一根藤蔓已经攀到了竹竿的顶端，细细的，嫩绿的，在晨光里微微对战，像是小孩子刚学会走路，脚步还不太稳，却已经朝着前方迈出去了。

我放下水壶，走近了看，才发现其他的几株也都无声无息地高出了一截，残破的老叶边缘泛着枯黄，那些曾经低垂的藤条一根一根地抬起了头，像刚从梦中醒来，东张西望。

我站在那一片新绿里，没动，也没说话。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日月被乌云遮住之后，只要本体还在，早晚还会再亮；江河被石头挡住，只要源头还在，早晚还会再畅流。风从楼顶过，晨光铺了一地。天地从来不急，它只是守住自己该守住的，然后等时间过来。年轻时候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回头看，其实也不过是摔倒了，趴一会儿，再爬起来。

如今这楼顶，藤蔓早就爬满了竹架，黄花底下，手指长的小黄瓜一天一个样。还有几只蜜蜂“嗡嗡”地，不管不顾地在花叶间钻进钻出，自在得犹如小鱼在水里游玩。腿上的花粉裹得厚厚实实，橘黄的一团，像攒了一整个夏天的力气。清晨的光从叶缝间漏下来，落在蜜蜂的翅膀上，一闪一闪的。

一阵微风拂过，整架瓜秧微微颤动。那几只蜜蜂还在忙，从这一朵钻到那一朵，腿上的花粉越裹越厚，橘黄的一团——像攒了一整个夏天的力气，舍不得浪费。

1978年后，政策变了，社办鞋作坊纷纷自立门户。鞋作坊蔓延各村，十多万外来民工涌入，是本地人口的三倍。异乡客挤满每个角落，老翁老太学普通话。鞋材市场成了全国集散中心，产业辐射周边乡镇。这遍地的流水线，是横峰水的另一种漫漶。

有一天傍晚，我站在横峰桥上，看暮色漫过来。老街两边的灯火次第亮起——鞋厂的日光灯、理发店的暖黄灯、出租屋的白炽灯。灯光映在水里，碎成一片。这条街不再只属于我们了。它属于那些听不懂本地话的外乡人，属于那些在鞋厂度过青春的年轻人，属于那个放纸船的孩子。我站在灯光中，也成了晚霞的一部分。

一度，老街垃圾成山、污水横流。2019年夏，全域改造启动，旧农舍拆除，新小区拔地而起。老父亲不肯搬，好说歹说才住进新楼。生产生活分离，智能鞋业园区落成。河水变清，白鹭飞翔。老街换了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新城的血脉里。

前些天，我再次走进老街，停在了横峰桥上。桥头老人说，那块碑不知去向。它或许已沉入水底，与砌街的糯米灰浆、与这流淌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市人语融为一体，化作了这条“街河”最坚实的河床。

我站在桥上，不再追问碑的下落。它就在脚下——在每一块被脚步磨亮的石板上，在每一个清晨开门的“吱呀”声里，在桥墩上那株野青菜的微笑里。这时，一个孩子在桥埠头蹲下，将一只纸船放入水中。船身写着铅笔描的“AI号”。水波推着它，汇入老街曾目睹过无数船只来往的航道。我看着那船顺流而去，像看见二百四十多年前的糯米灰浆，正以另一种形态，流向下一个春天。

水波不兴，而流深千里。

导航的语音在箸横镇停下
推开车门，未见桥影
只有一条老街，带着旧时的斑驳
在夏日的闷热里，安静地呼吸

顺着三叉河口的方向走去
夕阳正把余晖，斜斜铺在水面
一个舒展的“Y”形
像一位慈祥的老者
将两岸的土地，稳稳拥入怀中

最先撞入眼帘的，是岁月的年轻
拱券上倔强的向日葵
还有“忠心”与“读毛主席的书”
风雨剥蚀了最初的颜色
却留下了1943年三角石桥的叹息
和1968年，钢筋混凝土桁架拱式桥的重生

坦白说，它少了些古建筑的沧桑
却藏着骨子里的温柔与智慧
站在中墩的六边形石台上
看运粮河与木城河交汇
它没有生硬地阻断水流
而是顺应着“天人合一”的注脚
巧妙精湛地，化解了水陆的冲突

思绪顺着坚固的桥墩，飘回清代
水面看似平静，却吞噬过鲜活的生命
一叶扁舟，载着两岸人家的提心吊胆
直到一位李姓老太，看疼了双眼

起初是木桥和寒冬里湿滑的绝望
后来，是倾尽家资、变卖所有
在原址上，立起一座真正坚固的石桥
人们不再划船冒险
这座桥，便有了她的名字

我伸出手，抚摸微凉的桥栏
在这看似冰冷的钢筋水泥里
触摸到了当年滚烫的善念
她不要万贯财富，不求青史留名
只换两岸百姓脚下，一条平安路

一阵凉风，吹散了河面的水汽
我闭上眼，听见建桥的号子声
看见李婆忙碌的身影

如今的李婆桥，依然静静横跨
见证了更迭，承载了标语
守护着善良与奉献的传说
真正跨越时间鸿沟的
从来不是冰冷的建筑
而是建筑背后，那颗悲悯的心

我转身走下桥，脚步比来时踏实
因为我知道，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总有一些温柔，像这李婆桥
一桥通三岸
将人与人、心与心
永远地，连在一起

礁山渔港小镇

★残苑

礁山渔港小镇
玻璃幕墙映着潮汐
渔船泊在码头如待发的音符
礁山渔港小镇，8月5日，正式启航
桥是弦，路是谱
江水把松门湾的臂弯折成一道岸线
松寨村的旧时光在27亿的刻度里
蜕变成38.5万平米的现代诗篇
29.5万平米铺展在地上
9万平米向地下深邃，把渔火与代码
同时种进混凝土的土壤，演奏海洋的交响
那些几何感的楼宇是未来在港湾的标点
旧渔港的呼吸将达12万吨年卸港量
吞吐着渔获保鲜、仓储、中转、现货交易
小镇的名字，不再只是浪的注脚
而是人与海、古与今溅起的光
从传统渔港向现代“不夜城”蜕变

老街如水

落。一个七月半的赶集，我在人潮中挤落一只鞋，赤脚走回家。

小学课余，我搓草绳去市集卖，一年学费大体指望它。多年后，流水线运动鞋替代了草绳生计，路廊也不见了。横峰人脚上的茧和鞋楦的声响，是集市催开的另一种浪花。

即使在特殊年代，农人的糖梗、鸡蛋被从桥头抛入河里，不准留“资本主义尾巴”，人们照样赶集。这种深植民间的周期性搏动，比任何行政律令都强大，是“老街如水”绵长生命力的根源。

老街的热闹背后，是人的韧性。这韧性如水，既载舟亦覆舟，是善恶明暗的共同源头。老街便是容纳这复杂人性的河床。

横峰水从街旁流去，不急不缓。河水带走一片菜叶、一块废鞋料，却带不走河埠石阶上被船绳磨出的深痕，带不走人性。

每月放一两次电影，回来路上，缺乏娱乐的我们常搞恶作剧，惹得第二天赶集的人骂声一片。小伙伴们自知做了错事。

一天晚上首映彩色电影《红灯记》，人们蜂拥而至。次日听说邻村一熟人在发人浪时偷摸了姑娘，被扣下了。那人三十多岁，光棍，与我交好。我找老支书去说情，对方才放人。后来村里误入一个精神失常的女子，隔房伯父暗中撮合。被发现后，那个老兄溜走，女子被带回老街。一切似未发生，只有桥下水静静流淌着无奈与苦涩。

老街将这些泥沙俱下的故事全数接纳。它不评判，只持续地流淌，慢慢沉淀，转化为理解与悲悯的养分。就像河底的淤泥，看似污浊，却是来年春天草木发芽的温床。这就是水的智慧，也是老街的深沉。

横峰水平缓流淌，但在历史节点上也会激起浪花。

童年的甜瓜

根葱，塞到我手里，笑嘻嘻地道，“自家种的，拿着。这瓜可甜了。”葱捏在手里，莫名沉甸甸的——一个陌生人给的善意，七八岁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拿了甜瓜便回了家，那两根葱搁在厨房桌上，也算这次出门的战利品。没多看，将甜瓜在水槽里冲了冲，就把其中一个横着切开。里面的汁水不算多，最里头还裹着一大坨黄澄澄的东西，像菜籽。我没削皮，浅浅咬了一口——差点崩到牙。前几天刚掉了一颗牙，老母亲用一根细绳绑在松动的牙上，轻轻一拽就下来了，那颗牙被我包好放在枕头底下，等牙仙来换糖。

啃着最后半块甜瓜，没有想象中那么甜腻，反倒尝出了一种天然的欢喜。小孩子天性未凿，对外面的天地总怀着一股子好奇和向往。另一个甜瓜我洗干净了，放进平时盛蔬菜的箩筐里，想着等老母亲回来，也让她尝尝这

个味道。

前一天约好了隔壁的小孩一起玩，我从小院里推出辆小破单车——两边的轮子早被老爹拆了，说是方便我学平衡。我喊上隔壁的小孩，就在附近的田野里撒欢，两辆车随手扔在路边。路过的大人多，不会有人偷，所以不担心。我们躺在田埂上聊天，伸手到水渠里捞小龙虾，指甲盖那么小。聊的无非是些小孩的闲话——谁家门口种了甜瓜，明天去蹭一个尝尝。

日子过得细碎，纯粹得像一片夕阳，今天落下去，明天又升起来。如今住在城里，想在阳台上种点能吃的都成了奢望，最多养几盆花。年纪越大，越是想念小时候那种简单的快乐——想念那个夏天，想念那两根沉甸甸的葱，想念那个差点崩掉牙的甜瓜。

我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行：“甜瓜真的很甜。”

陈连清/文

前些时候，我叫街上一个同学去横屿庙旧址寻那块立街碑记。他找到了，拍了照。

《水洋金氏宗谱》记载：清乾隆辛丑年（1781），金豹君、金春圃和一群乡亲，用糯米、灰浆和汗水，砌起了这条街的第一块基石。

二百四十多年来，青石板从清朝铺到如今，不声不响地和摩登的鞋业新城并肩站立。岁月把老街流淌成一条“街河”——赶集的脚步是流水声，买卖的吆喝是浪花，后来制鞋机械的轰鸣成了工业时代湍急的新涛声。它始终是近现代史的忠实见证者。

无数双脚将石板打磨得镜面般闪亮，照得见人影，也照得见逝去的年华。每次去横峰，我总要问：老街可还在？几次忍不住去走一走，寻找当年落下的串串脚印。

街角丑白糖老汉敲铁片的声音还会响起——“叮、叮、叮”，清脆悦耳，总能压过支付宝到账时那声冰冷的“叮咚”。剃头匠依旧用着铜盆接水，水流声和三十年前一样，只是镜旁多了个二维码贴纸。

这条由石头、店铺与脚印铺成的岁月之河，有其最本质的“韧性”——一种在时间冲刷下保持形貌，在历史变迁中吞吐生机，从而完成自我重塑的深沉力量。

老街有蓬勃的搏动——“市日”。横峰水平时悠闲漫漶，台风天闸门开启便匆匆赶路。老街也是如此。

每逢农历四九，四邻八乡的人挑担摇船赶来，月河两岸泊满小船。街道摆不下，路边、桥上、操场、路廊全成了摊位。菜行、肉行、鱼行……行行重行行。中午人们满载而归，一来一往，如潮起潮

项晚明/文

小学时在夏天认识了甜瓜，那是我第一次在菜地里见到“水果”，新鲜得很。以前在宁波老家，家门口的田不怎么肥沃，种些香菜、黄瓜、葱蒜之类的。后来发现这片地里还能长出一种能解渴的瓜果，村里人管它叫甜瓜。

卖小鸡的路过的时候，会停留片刻。小河对岸就是一大片农田，春耕冬藏的，一年四季都罩着大棚。里面种了什么，我也不去问。七八岁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有一次，一个卖瓜的瓜农路过，从大背篓里掏出好些甜瓜，外皮金黄粗糙得能砸核桃，放在我家门口的路上卖。我凑上去闻了一闻，那味道带着果蔬的清香，让人回味。没吃过，不知道有多甜，就买了一两个尝尝。“小姑娘，看你个头不大，家里可有大人在这？”卖瓜的大姐从背篓里又抽出两